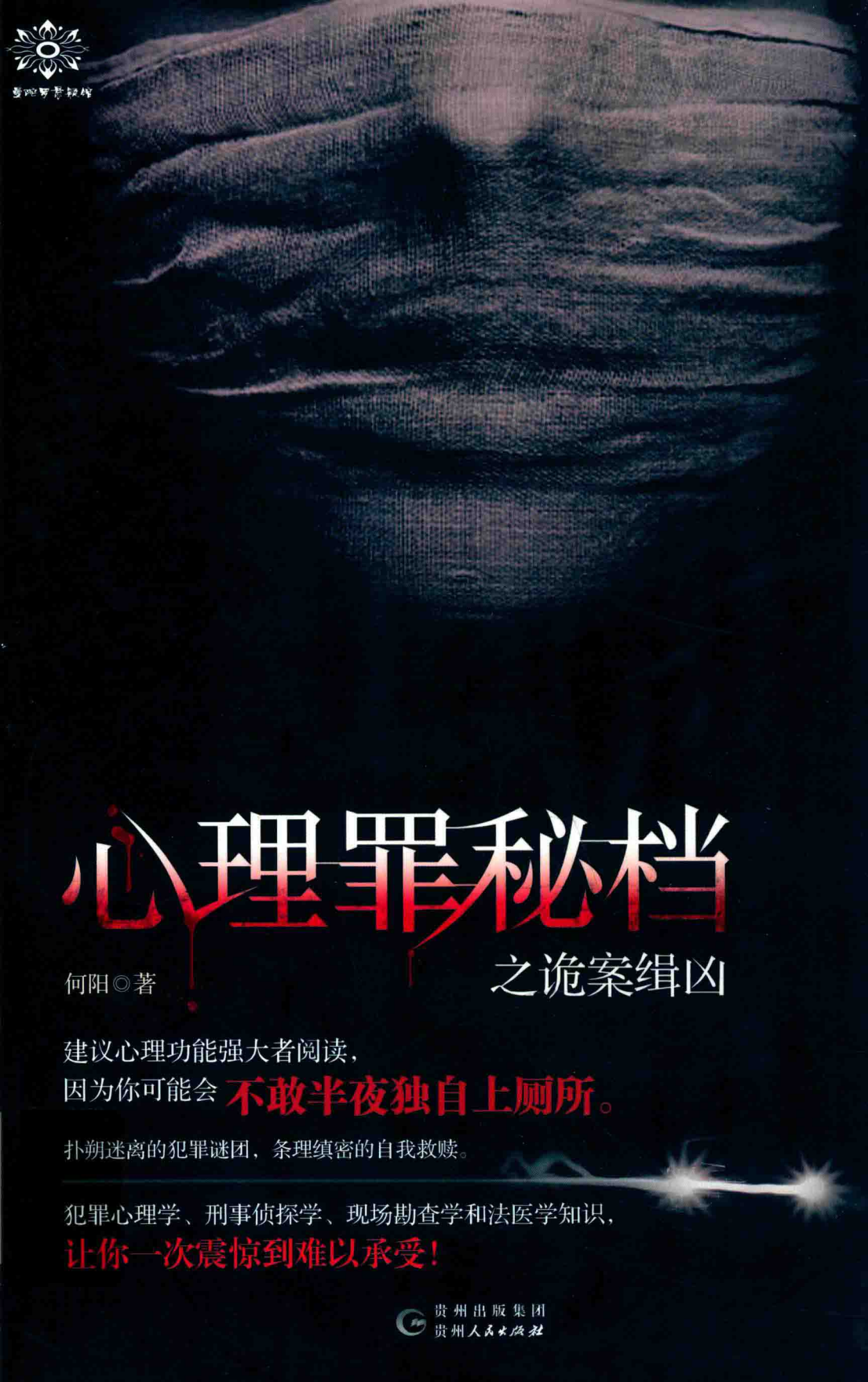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心理罪秘档

何阳◎著

之诡案缉凶

建议心理功能强大者阅读，
因为你可能会 **不敢半夜独自上厕所。**

扑朔迷离的犯罪谜团，条理缜密的自我救赎。

犯罪心理学、刑事侦探学、现场勘查学和法医学知识，
让你一次震惊到难以承受！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心理罪秘档

之诡案缉凶

何 阳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理罪秘档 / 何 阳著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 2

ISBN 978-7-221-13935-1

I. ①心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犯罪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5288号

心理罪秘档

何 阳/著

出 版 人 苏 桦

总 策 划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潘 媛

特约编辑 毕建伟

装帧设计 陈 晨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)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6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3935-1
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0851—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—82757101



曼陀罗易经馆

给忙碌都市人的原创易经工作坊

目 录

1. 无头夜尸 / 001 /

半夜坐出租车回家，凌晨出租车司机被人割头，所有证据都显示我就是凶手，凶器上的指纹，带血的衣服以及现场的监控。可是我回到家后就根本没有出过家门，到底是谁在陷害我？而另一边，替死者解剖的法医在家割掉了自己的头颅，让整个案件悬到不能再悬……

2. 诡异的证据 / 023 /

段明东的妻子无缘无故自杀，死法竟然和马立阳的妻子一模一样。看似巧合的背后又有什么端倪，在经过调查之后，缘由竟是家里的鱼缸，她在鱼缸里见到了什么？当对她家进行全面的搜索之后，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真相……

3. 疑 点 / 049 /

孙遥从失踪到在我面前跳楼自杀，似乎想用他的死告诉我什么，替马立阳儿子尸检的法医无缘无故死在了检验室，似乎是有什麼发现需要重新尸检，马立阳儿子的尸体里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？

4. 蹊 跷 / 071 /

随着案件的深入，我开始发现有两个“我”存在，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悄然出现在熟悉的人面前，甚至暗中取代我的身份。这个“我”是谁，为什么会和我一模一样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

5. 残忍的真相 / 093 /

马立阳凶杀案的谜团逐渐揭开，真相却令人发指，幕后黑手也逐渐浮出水面，我开始发现，这一系列的凶杀案都是有联系的，而这个联系，就是——我！

6. 谜 网 / 113 /

我深入现场想要调查关于“我”的真相，但是却被带进另一个阴谋中，让我陷入另一桩凶杀案中无法辩白，而正是这桩凶案，终于让我发现了谜团的答案。

7. 菠萝 / 135 /

我被凶手的布局步步紧逼，最后精神崩溃打算跳楼自杀结束这一切，临危之际张子昂出现阻止了我，并向我透漏了另一个惊人秘密，张子昂的身上又存在着什么秘密？

8. 杀人者 / 167 /

半夜忽然出现在对面阳台的男人，离奇死亡的女人，再度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。我忽然发现，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可信，因为他们在无形之间已经让我吃下了可怕的东西——尸体！

9. 三个数字 / 191 /

当真相接近，父母身份暴露后失踪，我与张子昂深入探查，由此再度牵连出“菠萝”的另一个隐秘来。我不是父母亲生，那么我又是谁？直到我看到一份档案，里面是关于我身世的来源……

10. 阴谋 / 226 /

谜案陆续揭开，但真相却越来越出乎人的意料，所有的案情竟然只是为了掩盖一桩看似不能再寻常的“自杀”，而这个“自杀”的人，正是当年接生我的人……

11. 三罐肉酱 / 254 /

我被幕后黑手抓到了一个废弃的疗养区，在那里我亲眼见到了三罐肉酱的来源。真相是如此的触目惊心，而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是——这个疗养区里隐藏的惊天秘密。

12. 局中局 / 279 /

我在情急之下杀了另一个“我”，“我”的生命在我的眼前渐渐消逝，我非但没有慌乱，反而觉得有些兴奋。天亮之后回到警局，我与樊队相视一笑，这个笑容堪比雨过天晴……

13. 后记 / 294 /

提示你没看明白的，剧透你还想知道的！

无头夜尸

半夜坐出租车回家，凌晨出租车司机被人割头，凶器上的指纹，带血的衣服以及现场的监控，所有证据都显示我就是凶手。可是我回到家后就根本没有出过家门，到底是谁在陷害我？而另一边，替死者解剖的法医在家割掉了自己的头颅，让整个案件悬到不能再悬……

那天已经晚了，我记得大约是半夜二十三点不到一点，我和朋友聚会结束独自回家，于是就拦了一辆的士，我坐到了后座的位置，告诉了司机地点就靠在了座椅上。

我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是看见了后视镜里的司机的眼睛，他的双眼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眨都没眨一下。发现我看他之后，他就转过了视线，当时我只觉得心中一阵害怕，想着该不是坐到了坏人的车吧，于是那些半夜谋财害命的新闻就一股脑儿全涌进了我的脑海里，让我一阵哆嗦。

但我一声没吭，就一直盯着后视镜观察司机的举动，我看见司机会不时地透过后视镜看我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在透过后视镜和我对视着，我更加害怕起来，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要立即下车。

不过他开车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，并没有转到一些偏僻陌生的小巷，而且在这种无声的对视当中，很快就到了目的地，我迅速地付了钱，只打算快点离开这车，这司机实在是太诡异了。

就在他找我钱的时候，他忽然看着我说，我刚刚差点吓死他了。

我反倒纳闷起来，明明是他盯着我看，反倒还说我吓到他了，我只能尴尬地冲他笑笑，询问怎么吓到他了。

哪知道他接下来说的话生生把我给吓了一跳，他说：“我刚刚透过后视镜看到你根本没有头，你回家之后赶紧找人帮你看看吧。”

之后我就这样下了车，而司机则巴不得快点离开，一踩油门就走了。

我只觉得全身一阵恶寒，他这话把我的心弄得七上八下的，走楼梯都觉得像是有人跟着，回到家之后，我照了照镜子，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他就看见没头了呢？

就因为这个我一夜都没睡好，尽疑神疑鬼去了。只是第二天拿手机刷新闻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条当时就觉得头都要炸了的新闻。

那条新闻说就在我住的那一带发现一辆停在路中间的出租车，原本以为是抛锚了，堵在路中间。有人上去一看，只见里面是具无头尸体，当时这人都吓傻了。事后证明死者就是出租车司机，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凌晨一点左右，死因是被人割了头颅，但是头却找不见，车里和附近一带都搜过了，都没有。

我是抖着手看完的，虽然我辨别不出这是不是昨晚载我的那司机，但是出事地点就在我家那一带，而且昨晚他还和我说了那样古怪的话，让我不得不把这些联系到一起。

果真只是一天的工夫，民警就找上门来了，他们通过监控线索发现我在那天半夜搭乘过他的车，我都还没从这一系列的事情中回过神来，就被带到了警局录口供。

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，我哪里敢隐瞒什么，于是将所有的经过都详细地描述了一遍，包括他盯着我看，最后和我说的这句话。

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民警问我他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话，显然民警不认为这是什么鬼上身之类的事。

我摇摇头说不知道，我说他当时把我也吓坏了，而且他说完之后就火急火燎地离开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会遇见这样的事。之后民警又问了我下车的时间，我不记得具体的了，就说了一个大概，误差应该也就在几分钟之内，悬殊不会很大。

录完口供，才出了警局我就给我爸打了电话，我不敢跟我妈说，怕吓到她。我爸让我在警局外等他，他这就过来。

我从没有这样害怕过，我爸安慰了我一阵，让我暂时回家去住，不要住自己的房子了，我说这样也好，回到住所去收拾东西。

一进门，我和我爸就看见一把钢刀放在桌子上，上面还带着血迹，看见的时候，我和我爸的神色都变了，我是因为害怕，老爸却是因为疑惑，他拿起刀子看了看，转过头带着怀疑的语气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我哪里知道这是什么，接着我爸立刻把刀放下了，他走进了卫生间，老爸从洗衣机里拎出带血的衣服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，何阳，你和爸爸说实话，那个司机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听见我爸这样问我，我有种百口莫辩的冤枉，我说：“我绝对没有做过这件事，不知道是谁要陷害我。”

可是老爸根本就不相信，因为这件沾血的衣服是他买给我的。我于是到房间里去找我昨天穿的衣服，哪知道在房间里找了一遍，竟然什么都没有。

我开始慌了，连老爸都怀疑我，更不要说警方了，而老爸还继续在问我，从他的口气当中我知道他还是不相信。最后老爸说不管是不是我做的，他都要报警，因为现在物证全在这里，即便我是被陷害的，也不能隐瞒不报，否则到时候我就真的说不清楚了。

警方来了之后，他们的态度倒没有先入为主地直接盘问我是不是杀人凶手，却有些反常地问我昨晚在哪里，我都照实回答了。昨晚我因为害怕回家了一趟，但是老爸不在家我不敢和老妈说这事，后来是老妈开车送我回到的住处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民警为什么要这样问？因为就在尸体发现之后，警局里也出了一件不得了的事。替死者尸检的法医昨晚上在家里也被人割掉了头颅，而且从种种迹象上看，是他自己拿着解剖刀把自己的头给割了下来。

更加让人觉得诡异的是，他在死前一个小时打了两个电话，一个电话是给他的同事也就是另一个法医，约他到他家来一趟，他说有重要的发现要和他谈，而且是要当面说。另外一个电话是打给他妻子的，他妻子当时和女儿出去逛街了，他打电话给她说让她到超市去买一些草酸，当时他妻子还问他说好端端的买草酸做什么，他只说她回来会用到。

而草酸通常是用来清洗血迹的。

至于他的死，最先发现的是他的这个同事，因为他先到了他家里，敲了门没有人应，他就自己打开了门，接着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。

死亡的这个法医姑且叫他段明东，这个被喊来的同事叫他郑于洋，我用的是化名，原谅我不能说他们真实的名字。

郑于洋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，就看见段明东正对着他靠在沙发上，一只手捏着解剖刀，一只手抱着自己的头颅，即便是与各种各样的尸体打交道的法医当时也被吓得够呛，当他意识到段明东家里除了他再无旁人的时候，就不敢再往屋子里继续进去半分，立马就给警队拨了电话过去。

可以说，因为段明东这一桩案子的出现，反而是救了我。按理说在证据这样直接的情况下，应该被当作嫌疑人关押起来的，但最后我只是被警告不能离开监视范围，要二十四小时随时接受传唤。至于刀和衣服，都被他们当作证物带回去了。

经检验证明，那把钢刀的确是杀死出租车司机的凶器，衣服上的血也是他的，但

是钢刀的刀刃没有卷曲，按理说能把人头给割下来的刀会触到骨头，刀口就会卷曲，但是这把刀的刀锋平整的就像是刚磨出来的一样，因此法医推测还有第二把凶器。

而第二把凶器的发现就有些玄乎了，这把凶器被埋在死者家花坛底下，用一把塑料袋包着，而刀柄上，却是司机自己的指纹。

让整个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正是这第二件凶器的出现，以及他老婆的说辞。

他老婆说司机晚上回来过一趟，问她什么时候，她也说不准，因为当时她已经睡着了，是被开门的声音惊醒的，她从走路的声音上听出来是自家男人，还在房里问了一声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，男人回答她说东西忘记拿了，回来拿东西就继续出去跑车。

于是她就没起来，据她回忆，男人没有进到屋子里，就像在院子里找什么东西，大约有几分钟的样子，之后就出去了。然后第二天就被告知她男人被割了头颅，死了。

最后她仔细回忆，说时间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，因为她睡的时候就已经是快零点了，她睡了应该也有个把小时，当然这个说辞准不准确还得另外确认，因为人对睡眠时间的感知往往是不准确的，就像有时候你明明觉得睡了很久，实际也就只有几分钟而已。

只是她的说辞还是让所有人疑惑，那个时候正是司机死亡的时间，即便她给的时间有偏差，可司机的死亡地点距离他家这么远，即便路面畅通也要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，而且他回家又到事发地点，似乎存在着太多的不合理性，试问一个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，应该是以营利为目的的，为何无缘无故会跑这么偏远？因为我住的地方的确是有些偏远了，如果不是特地让司机送过来，大多数时候这边还是有些难打车的。

那么如果回来的这人不是出租车司机，为什么他老婆没有认出来，又是谁在假冒他，凶手？

当然那时候我是还不知道这些的，毕竟我的身份是一个嫌疑人，是没有人会和我说这些的，这些都是我进入了相关部门之后才知晓的。

于是这个案子到了这里就成了一个悬案，后面也再没有陆续跟进的报道，因为我自己牵扯到了这件事里面，我一直在刷新闻留意着这个案子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不但陆续报道没有，就连那早上我看到的新闻也没有了，去网上一搜，根本搜不到，我才知道这事不是我撞邪了，就是变得严重了。

至于法医把自己头颅给割下来的那事，更是被封锁得死死的，报道上见都没有见到。

我在忐忑不安中过了好多天，说是二十四小时随时接受传唤，其实压根就没我什么事，之后警方那边也没再联系过我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吧，有人专门来找我，这个人不是警员，倒像是他们的领导，但又有点不像，他见了我之后只告诉我他叫樊

振，其余的就什么都没说，当然了他是和警员一起来的，要不我也不会相信他的。

他没有对我说半点和案子有关的事，就只是问我的一些信息，非常详细，从出生地到小学中学大学的经历，就连有没有谈过恋爱，什么时候谈的等等，都问得很详细，我稍有拒绝，他就会说这是他的工作，我现在是嫌疑人，让我全力配合。

光是这些事就说了一上午，他把我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记录下来了，我看见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了好多页，我不解地问他这些有什么用，他只是微笑着没有回答我。

最后他们临走时和我说这件案子和我没有关系，我的嫌疑身份已经被排除了，而且让我对这个案子保密，这是我的义务，不是和我商量，也不是叮嘱我，而是在郑重地通知我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仿佛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没了，但是他接着说，关于司机头颅被割的这个案子，他们反复研究了之后觉得凶手可能还会作案，让我多加小心，如果我发现了什么遗漏的，立刻和他们联系。

从他的说辞里，我只知道这个案子还没破，凶手也还没有找到。

我本来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和我无关了，我只是倒霉地在司机被害前坐了他的车，可是直到我收到一个包裹，才发现不是。

这个包裹是两天后收到的，那天刚好是周末，当快递打电话给我让我下楼拿包裹的时候我还很诧异，后来在电话里反复确认，电话是我的，地址也是我的，名字更是一字不差，我才下楼来，这边快递小哥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我签了包裹之后见是一个大纸箱，就很疑惑，但我没有当着快递小哥的面拆，而是抱回了家里。

我也看过寄件人的信息，完全不认识，名字似乎不像是真人名字，写着一个什么蝴蝶。

但当我打开包裹之后，人立刻就吓傻了，因为箱子里是一颗人头，用保鲜膜牢牢地包着，旁边还有制冷袋，用来保证头颅不腐。而这个头颅不是别人的，正是那个司机的。

虽然只见过一面，但是因为当时他一直盯着我看，我下车的时候特地看了他的脸庞，记了人，所以我不会认错。

于是我立刻打了那人给我留的电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警局的，反正那边接听之后，我用混乱的语言描述了经过，也不知道他们听清楚没有，最后我就听见一句——你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，我们马上就到。

我本来想打电话给老爸的，最后被他们这一说就打消了念头等他们来，这段时间里我吓得反锁了房门窗户，生怕有人忽然就闯了进来。

警员来得很快，但是来了之后我发现和上次的不是一批人，我有些警觉，他们和我说这个案子已经移交了，不归管辖地区的警员管了，他们是被派来专门负责这个

案子的。

我对他们部门的排布也不清楚，而且当时又惊又怕，就没问这么多，他们看到头颅之后先拍照检查，然后一字不漏地盘问我事情经过，做笔录。

我只是觉得不解，我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老百姓，也没有与人结仇，怎么会有人对我做这种事。办案人员安慰我说犯罪人员的心思很难捉摸，可能就是因为一面之缘，我就成了对象，就像一些被害人一样，与罪犯压根就不认识可是就被谋杀了，所以这有一定的随机性。

被他们这么一说我就更怕了，他们说这个人对我的生活起居应该很了解，可能是熟人作案，也可能是有人一直在跟踪了解我的生活习性，所以他们让我回想我有没有觉得身边有没有出现过不对劲的人。

我根本就想不出来，只能摇头，他们还是那样的说辞，让我保密注意安全。

于是我就彻底搬回家和父母住了，因为那边一再强调保密，我也没敢把这事和父母说，那边倒是定时联系我，以确保我的安全。

而且只过了几天，单位的领导就找我谈话，我看见那天找我谈话的人也在，领导告诉我警局那边打算借调我去做文员，因为我在的也是公职单位，借调也是经常会有事，但是我却完全想不到，我会被借调到警局去。

而我根本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，只能答应，后来就办了手续，那人让我周一就去上班。

一开始被借调过去我挺不解的，而且表面上我是被借调到了警局，其实上班的地方却是一个工作室，根本和警局扯不上半点关系，至于他们借调我的内因，是因为他们这边收到了一份录影，全是我上下班的一些生活场景，包括和朋友聚会，而且还有那晚乘坐出租车的场景。

他们说凶手的目标不是出租车司机，而是我。

而且他们给我就在工作室的楼上安排了住处，他们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保护我，问及原因，他们才拿出了卷宗，却没有让我详细看里面的内容，而是给我看了两张照片，只见第一张照片上是被肢解的一个人，但是看着怪怪的，樊振这才告诉我这张照片上的这些残肢都是不同人身上的。

这个案子发生在一年前，那时候和我处在同样遭遇的是一个白领女性，她收到的第一个快递也是一颗头颅，她和受害者并不认识，却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印象深刻，这也是和我这个案子的类似之处，就像我和出租司机并不认识，却能牢牢记住他。

樊振说之后就有包裹陆续寄到她家里，截断的双手、双脚……

照片上就是他们将所有残肢组合在一起拍的照片，刚好组成一个人的躯体。所以我

这个案子才发生他们立刻就注意到了，而且知道我可能是遭遇到了同样的案件后，把我借调只是保护我的一个借口，因为这个案子是不能公开的，属于机密案件，只能采用这样的手段。

我看着照片上惨不忍睹的残肢，下意识地问：“那最后那个白领女性怎么样了？”

樊振把第二张照片递给我说：“她在收到最后一个残肢之后就被绑架了，发现她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，在城郊的一片树林里，她的身体按照你看的第一张照片的模样被砍掉了又重新缝上。”

我看着照片上支离破碎的女人，忍不住一阵恶心，同时恐惧感也袭上心头，我问：“你是说我也会像这个模样？”

樊振点点头，才说：“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保护起来的原因，目前杀人者是什么动机还不清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应该是一年做一次，因为你遇见的无头尸体和一年前的无头尸体刚好是同一天，包括你收到包裹的日期都一点不差。”

我觉得已经无法再听下去了，只是恐惧和疑惑，为什么会是我？虽然就像樊振之前说的这可能只是一个随机事件，但是这概率也太巧合了吧，为什么就偏偏选中了我？

樊振让我不要乱走，最好就待在工作室和住处，毕竟我现在处于极度危险当中，而且这件事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老爸和老妈，好让他们配合作。我问他们和警局是什么关系，樊振似乎不愿意多说，只说他们是警局的合作部门，和警局一起侦破案件。

对于这个说法我肯定是不相信的，但是整个工作室的人口风都很紧，似乎受过严格的保密训练，我知道这个部门绝对不一般，而且要是正常的部门，何必隐藏在写字楼里，应该有专门的办公楼才对。

我名义上虽然是被借调，但是却没有任何工作，只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他们忙，并且还是在一个就像隔离状态的办公室里，并不能得知他们工作的一些详细事情，每天除了玩玩电脑和手机根本没有别的事可做。

樊振说的没错，第二个包裹如期而至，里面是一双人手，是直接寄到写字楼来的，好似凶手知道我在哪里，樊振说凶手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。

我没有勇气打开这个包裹，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打开的，我只知道是一双人手，却不敢上前去看。樊振似乎已经见惯了这样的惨案，于是立刻派人和警局那边接洽，看最近有没有失踪的报案或者已经发现的尸体。

虽然被砍掉的是一双手，但是受害人不可能活着，樊振告诉我一年前的案子里被砍掉双手的尸体是最后才被找到的，找到的时候尸体都已经彻底腐烂了，要不是一双

手不见了，都有些无法确定是否和这个案子有关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樊振让两个专案人员专门负责我的安全。他们一个三十多岁，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。基本上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应该都是从警局挑选出来的，即便是和我年纪相仿，但一定有出色表现，可能在一些地方还会生涩一些，所以外勤才会少一点。

三十多岁的这个稍稍有点胖，他叫孙遥，人挺好玩的，也爱说话，除了工作上的事不会说之外，其他的都无所不谈，我挺愿意和他说话的。和我一般大的这个年轻人个子要高很多，比我高出将近半个头，不喜欢说话，很多时候他都是在一旁看着我和孙遥，我看着他不像是内向，而是根本就不喜欢说话的那种主儿，他叫张子昂。

孙遥告诉我他那人就那样，特无趣。

他俩基本上就像我的保镖一样，也睡在我房间里，既可以说是二十四小时保护，也可以说是二十四小时监控。

只不过这样一过就是一个多星期，樊振那边寻找尸体似乎也没有结果，我这边也没有在既定的日期收到新的残肢，到了最后我反倒希望包裹快点寄过来，不为别的，因为每天都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等待中，总觉得不是滋味，而且无时无刻不身处恐惧当中，有时候我在睡梦中即便听见一声响动，都会忽然惊醒过来，生怕什么事就这样发生了。

随后我发现樊振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有些神秘秘的在办公室里说一些什么，我不是他们的成员所以不能参加，但我从他们的神情里知道肯定是发生什么了。直到樊振找到我，他说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和那个白领女性一模一样的尸体。

我不知道樊振在说什么，也可以说一时间无法理解，樊振说凶手随机作案，不是按照一年前的规律在杀人，所以他们推测错了。

这一次我也跟着去看了尸体，尸体和我收到的残肢都暂时被冷冻着，当我看到真正的尸体时，那种害怕的感觉真的无法描述。因为我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身上，想象着自己变成这种样子的情形。

我看到的尸体的确是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只是看到尸体的时候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间就是想不起来，樊振说他们还在核实死者身份，对比身上重新被缝起来的部位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。

而我则一直在绞尽脑汁想这个人是谁，我一定见过，否则不会这样的面熟。

既然死者已经出现了，樊振说对我的保护暂时也可以取消了，我不用再住在写字楼，可以回家去住，不过樊振还是提醒我注意身边的陌生人，最好不要独自一个人外出和居住，以防不测。

只是凶手没有被抓到，我总觉得心上惴惴不安，加上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人保护着，忽然没有了，顿时就没有了安全感，但我也没权利要求什么，樊振做得已经很周到了，说实话让我对以往警局傲慢的印象一扫而空。

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已经知道了一些我的事，所以他们都说要我和他们住一起，把樊振已经交代过的事都嘱咐过一遍，我并不嫌啰唆，都听在心里。

我因为记挂着那具尸体的事，于是回到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相册，尤其是一些同学照，可是都没有结果，最后只能安慰自己说大概是自己真的没有见过，又或者仅仅是长得像而已。

最后想起这个人是我睡在床上忽然想起来的，好像忽然之间我就想起了这个人是谁，当一些场景真实地浮现在脑海里之后，才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，于是我迅速翻身起来给樊振拨通了电话，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诡异了。

樊振很快接听了电话，我在电话这头告诉樊振说：“你发现的那个受害者，半年多前就已经死了，那时发生了一起致命车祸，我刚好在场，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人送到医院没能抢救过来，最后还是死了。”

樊振听后说他很快就过来，让我先不要睡。电话里听得出来他很焦急，我给了他一条很重要的线索。

大约才一两分钟之后，我就听到了敲门声，声音很大，大到就像是有人在踢门一样，那声音“砰砰砰”的，把已经睡下的老爸和老妈都惊醒了，老爸起来很生气地说是谁这么没礼貌，这样大声地踹门。

老爸脾气还是很大的，他走到门口像是要开门，我喊住他，自己走到了门后的猫眼往外看，凑上去却什么也看不见，一片黑，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是一片黑，有什么东西在动，我起初不解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浑身忽然一阵惊悚，这明明是有人把眼睛凑在猫眼上在往里面看。

我反应还算是快，立刻就用手指蒙住了猫眼，把身子侧开，和老爸说拿胶带和纸先把猫眼封起来。老爸问说怎么了，我说有人在外面凑着猫眼看，估计不是好人。

于是老爸也没说什么就找了东西来，我封好之后就坐回到了沙发上，老爸也坐下来，他问我说：“是不是什么人找到家里来了？”

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能摇头，为了安慰老爸我说过一会儿樊振他们就会过来，到时候再说是个什么情形。

之后果真就安静了，过了四十来分钟，外面重新响起了敲门声，同时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，樊振说他们现在就在门口，让我把门打开。

我们一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我去给樊振开门，门打开之后只见他和孙遥站在门

口，但是他没有进来，而是指着门口的一摊血迹问我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低头去看，果真看见门口有一摊血，凝固了一些，但还是很新鲜的，看样子像是刚刚才流淌上去的，而且这么大一摊血并不是随便一点划伤就能有的，我看见之后既是疑惑又是恐惧，樊振这时候也没多说别的，让孙遥把血迹从不同角度都拍了一遍，又拿出棉签蘸了一些封存在口袋里密封好这才作罢。

进来之后我先把刚刚发生的事和樊振说了，樊振听了很不解，他说既然有人在猫眼外偷窥，可是血迹又是怎么回事，好像有些说不通。

然后他又和孙遥到走廊上包括楼道都找了一遍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线索，可是结果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又回到屋里来说：“并没有明显的记号，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大意。”

之后他才问起了关于我忽然想起的受害者的事来，他说那边的尸检报告要明天下午才能出来，要是按照我这样的说法的话，他倒是有一个很不好的推测，可能和刚刚我们的经历有关。

我问是什么推测，樊振说既然找到的受害者是个早就已经死掉的人，那就是说这个受害者很可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，也就是说他们发现的这个是用不同人的残肢再缝合起来的，可能因为凶手发现要像上一个人那样谋害我并不容易，所以就用了这样的方法来消除我们的防备心理，于是受害者找到，我的保护级别就会降低，回到家里来住，然后他再找机会下手就会容易很多。

也就是说凶手中途改变了计划，也算是随机应变，只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死人的头颅，而且这样的死人不是应该被家人认领安葬的吗，怎么还会被凶手割下了头颅？

我能想到的樊振自然也能想到，他把这些疑点都记录了下来，告诉孙遥明天去查查这个死者的详细信息。

其实我很佩服樊振的敬业精神，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细节他都大半夜的要亲自跑过来，但是很快我就知道不是，因为说完这件事之后樊振让父母亲和孙遥都暂时回避，他有一些话要单独和我说，而且他和我去了我的房间里，到了房间里之后他仔细地观察了我房间一遍，最后和我都站到了房间边上，用只有我和他能听见的声音问我：
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瞒着我们，或者有一些东西没有说全？”

我不知道樊振为什么要这样说，我对他们已经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，就连刚刚想起来的场景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樊振，可是他却还在怀疑我。

樊振听见我这样说沉默了一阵，他说：“出租车司机这案子的第一件凶器是在你家发现的，有你的指纹并不奇怪，可是为什么从他家花坛地下挖出来的第二把凶器上也有你的指纹，而且只有你的指纹？”

听见樊振这样说，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即便是第一件凶器我也并没有碰过，更重要的是，上面即便有也是有老爸的指纹，因为发现这件凶器之后，只有老爸拿了起来，我根本就动都没动过。

我把这些说了，樊振却一直看着我，他的眼神深邃得看不到底，这个五十已过的男人看人有一种异样犀利的感觉，似乎要洞穿我的身体看到灵魂深处一样。

良久他才小声和我说：“可是两把凶器上面除了你的指纹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的。”

这怎么可能！

我完全已经张大了嘴巴，根本无法理解樊振说的这一切，而且听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天方夜谭。

并且到了这里还没完，樊振继续问我说：“案发第二天晚上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你在哪里？”

我有种更加不好的预感，如实回答说：“我在自己家里。”

樊振继续问：“有没有人给你证明？”

我想了想，发现还真没有，于是摇头说：“我一个人住，但是我下午回来之后就没有出去过，小区有摄像头，你可以去调摄像头看的。”

樊振却一直看着我，最后轻轻地摇头说：“我们已经调看过了，你在19点24分的时候出门了，23点45分才回来，而中间的这段时间，正好是法医段明东被害的时间，我并不相信一个人会自己把自己的头给割下来，更重要的是解剖刀上也有你的指纹。”

樊振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彻底疯了，我猛一拍窗台说：“不可能的，我那天晚上绝对没有离开过屋子，我回家感觉到累就睡下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。”

樊振看着我，眼神依旧不变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梦游症？”

被这么一问我自己都懵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我当然没有，但是我想否认的时候却忽然想起我七岁时候的一些事，那时候老爸和老妈都说我会在晚上睡着之后站在他们的床前，一动不动的，把他们吓了一跳，为这个他们还领着我到医院去看过，后来也吃过一些药，偏方也给我弄了吃过，随着年纪的长大就没再出现过了，而且读大学之后也没听同宿舍的舍友说过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了。

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回答说：“没有！”

樊振却看着我说：“我问过你父母，他们说你小时候有过梦游的症状，只是随着年纪大了就好了，我问过相关的医生，也查阅过相关资料，梦游是不可能被医治的，而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也就是说它不是被治愈了，而是潜伏起来了。”

我听得口干舌燥，自己身子都有些忍不住在发抖，问樊振说：“那么你是说这两